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六

文言傳

本義

此篇申象傳象傳之意以盡乾坤之
卦之蘊而餘卦之說因可以例推云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
貞者事之幹也

本義

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故於時爲春
於人則爲仁而衆善之長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
於此莫不嘉美故於時爲夏於人則爲禮而衆美之會
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於時爲秋於
人則爲義而得其分之和貞者生物之成實理具備隨
在各足故於時爲冬於人則爲智而爲衆事之幹幹木

之身而枝葉所



它卦象象而已。獨乾坤更設文言。

依以立者也。

以發明其義。推乾之道施於人事。

元亨利貞。乾之四德。在人則元者衆善之首也。亨者

嘉美之會也。利者和合於義也。貞者幹事之用也。

說 朱子語類問元者善之長。曰元亨利貞皆善也。而元

乃爲四者之長。是善端初發見處也。○問亨者嘉之

會。曰且以草木言之。發生到夏時好處都來湊會。嘉之

是好處。會是期會也。○又云利者義之和。義疑於不和。

矣。然處之而各得其所。則和義之和處便是利。○問程

子曰義安處便爲利。只是當然便安否。曰是正好去解

利者義之和。句義截然而不可犯。似不和。分別後萬物

各止其所。却是和。不和生於不義。義則無不和。和則無

不利矣。○又云貞者事之幹。知是那默運事變底一件

物事。所以爲事之幹。○又云正字不能盡貞之義。須用

連正固說其義方全。正如孟子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

也。知斯是正意。弗去是固意。幹用又有所謂不可貞者

是。如何。曰。也是這意思。只是不可以爲正而固守之。
項氏安世曰。善也。嘉也。義也。皆善之異名也。在事之初。
爲善。善之衆盛爲嘉。衆得其宜爲義。義所成立爲事。此
一理而四名也。故分而爲四。則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
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比而爲二。則
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混而爲一。則曰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義
之和。和謂能順之也。事之幹。幹謂能立之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

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本義

以仁爲體。則无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故足以長人。
嘉其所會。則无不合禮。使物各得其所利。則義无
不和。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
謂知而弗去者也。故足以爲事之幹。

程傳

體法於乾
之仁。乃爲

君長之道。足以長人也。體仁。體元也。比而效之。謂之體得。會通之嘉。乃合於禮也。不合禮。則非理。豈得爲嘉。非理安有亨乎。和於義。乃能利物。豈有不得。其宜而能利物者乎。貞固所以能幹事也。**集說** 李氏鼎運四時以生成萬物。君法五常以教化於人。元爲善長。故能體仁。仁主春生。東方木也。通爲嘉會。足以合禮。禮主夏養。南方火也。利爲物宜。足以和義。義主秋成。西方金也。貞爲事幹。以配於智。智主冬藏。北方水也。不言信者。信主土。土居中宮。分主四季。水火金木。非土不載。朱子語類云。體仁。不是將仁來爲我之體。我之體便都是仁也。又曰。本義云。以仁爲體者。猶言自家一箇身體元來都是仁。又云。嘉美也。會是集齊底意思。許多嘉美。一時鬪湊到此。故謂之嘉會。嘉其所會。便動容周旋。無不中禮。又云。看來義之爲義。只是一箇宜。其初則甚嚴。如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直是有內外之辨。君尊於上。臣恭於下。尊卑大小。截然不可犯。似若不和之。

甚。然能使之各得其宜。則其和也。孰大於是。又云。幹如木之幹。事如木之枝葉。貞固者。正而固守之。貞固在事。是與立箇骨子。所以爲事之幹。欲爲事而非此之貞固。便植立不起。自然倒了。問貞固二字與體仁嘉會利物似不同。曰。屬北方者。便著用兩字。方能盡之。問文言四德一段。曰。元者善之長。以下四句說天德之自然。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以下四句說人事之當然。元是善之長。萬物生理皆始於此。衆善百行皆統於此。故於時爲春。於人爲仁。亨是嘉之會。嘉美也。會猶齊也。蓋春方生育至此。乃無一物不暢茂。其在人則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事事物物一齊到恰好處。所謂動容周旋皆中禮。故於時爲夏。於人爲禮。利者義之和。萬物至此各遂其性。事理至此無不得宜。故於時爲秋。於人爲義。貞者事之幹。萬物至此收斂成實。事理至此無不的正。故於時爲冬。於人爲智。此天德之自然。其在君子所當從事於此者。體者以仁爲體。仁爲我之骨。我以之爲體。仁皆從

我發出故無物不在所愛所以能長人欲其所會之美
當美其所會蓋其學薄親疎尊卑小大相接之體各有
節文無不中節即所會皆美所以能合於禮也能使事
物各得其宜不相妨害自無乖戾而各得其分之和知
其正之所在固守而不去故足以爲事之幹幹如版築
之有楨榦胡氏炳文曰體仁有以存諸中嘉會則美
見乎外利物有以方乎外而貞固有以守於中禮者仁
之著智者義之藏體仁長久貞固幹事由理以及用嘉
會合禮利物和義則由用以及理也董氏真卿曰朱
子謂屬北方者便著用兩字方能盡之幼時聞先君子
之言曰北方天氣之終始有分別之義故北字篆文兩
人相背至於四端五臟四獸屬北方者皆兩東西南三
方者各一四時爲冬亦與春爲交接四德爲貞亦貞下
起元十二辰爲亥子六十四卦爲坤復林氏希元曰
君子克己復禮使仁充乎中而見乎外中之所存無一
念之非仁外之所行無一事之非仁則君子之身渾是

一箇仁。非體其體而體夫仁也。體仁之至也。故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而足以長人。安土敦仁。故能愛。正是如此。又曰。利者義之和。利乃在人。天然之利也。義之和。足以和義之利。乃人所以求乎天然之利也。和乃在人。天然之和。足以和義之利。乃人所以求乎天然之和也。

君子行此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貞。

本義

非君子之至健。无以行此。故曰乾元亨利貞。此第一節。申彖傳之意。與春秋傳所載穆姜之言不

異。疑古者已有此語。穆姜稱之。而夫子亦有取焉。故下文別以子曰表孔子之辭。蓋傳者欲以明此章之爲古

語也。

程傳

行此四德。乃合於乾也。

朱子語類

問乾元亨利貞。猶言性仁義禮智。曰。此語甚穩。

當又曰。乾元亨利貞。他把乾字當君子。蔡氏清曰。元亨利貞四字。在文王只爲占辭。至孔子彖傳。乃有四德。

之說。然其所謂四德者。又有不同。天之四德。自其生成萬物者言也。聖人之四德。自其統治一世者言也。至此所謂四德。又只就君子一身所行而言也。一身所行者。其體也。統治一世者。其用也。四德無乎不在也。又見乾字所該者。廣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正義

龍德。聖人之德也。在下故隱。易謂變其所守。大抵乾卦六爻。文言皆以聖人明之。有隱顯而无淺深。

也。

程傳

自此以下言乾之用。用九之道也。初九陽之微。龍德之潛隱。乃聖賢之在側陋也。守其道不隨。

世而變。晦其行。不求知。於時。自信自樂。見可。孔氏

而動。知難而避。其守堅。不可奪。潛龍之德也。穎達

曰。心以爲樂。已則行之。心以爲憂。已則違之。身雖逐物

推移。心志守道。確乎堅。貫其不可拔。游氏醉曰。龍德

而隱。故不易乎世。不易乎物。故不見是而無悶。○吳氏澄

不成乎名者。非譽不在。物故不見是而無悶。○釋上文。不易

曰。樂則行之。釋上文。無悶也。行之謂爲之也。憂者。謂非其

不成二句。樂者。謂無悶也。行之謂爲之也。憂者。謂非其

所樂也。違之。謂不爲也。不求見於世。不求知於人者。此

其所樂也。違之。謂不爲也。不求見於世。不求知於人者。此

其所樂也。違之。謂不爲也。不求見於世。不求知於人者。此

不爲。○蔣氏悌生曰。行道而濟時者。聖人之本心。故曰

樂則行之。不用而隱。跡者。非聖人所願欲也。故曰憂則

違之。雖然。其進其退。莫不求至理之所在。未嘗枉道以

徇人也。故曰確乎其不可拔。○蔡氏清曰。遜世。無悶。二

句。尤重於不易乎世。二句。樂則行之。三句。更重於遜世

無悶。二句。此三句。明其無意必也。論龍德之隱。必至是

無悶。二句。此三句。明其無意必也。論龍德之隱。必至是

無悶。二句。此三句。明其無意必也。論龍德之隱。必至是

無悶。二句。此三句。明其無意必也。論龍德之隱。必至是

而後

盡

吳氏蔣氏兩說不同而皆可通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本義

正中不潛而未躍之時也常言亦信常行亦謹盛德之至也閑邪存其誠无欺亦保之意言君德也

者釋大人之爲九二也

圖

以龍德而處正中者也。在卦之正中。爲得正中之義。庸信庸謹。造次必於

是也。既處無過之地。則唯在閑邪。邪既閑。則誠存矣。善世而不伐。不有其善也。德博而化。正已而物正也。皆大

人之事。雖非君。孔氏穎達曰。庸常也。常言之信實。位。若之德也。當行之謹慎。防閑邪惡。自存誠實。爲善於世。而不自伐其功。德能廣博。而變化於世俗。初

交。則全隱。遜避世。二。父。則漸見德。行以化於俗也。朱子語類云。庸言庸行。盛德之至。到這裏。猶自閑邪存誠。便是無射。亦保雖無厭。數亦當保也。保者。持守之意。又云。利見大人。君德也。兩處說君德。却是發明大人。卽是九二。陸氏九淵曰。言行之信謹。二之所以成已者也。善世而不伐。二之所以成物者也。彼其所謂信謹者。乃其所以不伐者也。閑邪存誠。諸已者也。德博而化。德之及乎物者也。彼其所以閑而存者。乃其所以博而化者也。李氏舜臣曰。乾畫一。實則誠。坤畫一。虛則生敬。故乾九二言誠。坤六二言敬。誠敬二字。始於包犧心書。而實天地自然之理也。○項氏安世曰。稱中正。

者二事也。二五爲中。陰陽當位爲正。稱正中者一事也。但取其正得中位。非以當位言也。又曰。以在下卦。又非陽位。故不爲中位。而爲中德。文言兩稱君德。明非君位也。此又稱龍德之中。明非龍位之中也。○馮氏椅曰。易者。理學之宗。而乾坤二卦。又易學之宗也。子思孟子言誠者。天之道。先儒謂誠。敬者。聖學之源。皆出於此。○何氏楷曰。道止於中。中寓於庸。庸者常也。平無奇之名。言必有物。無苟高也。惟其信。無擇言矣。行必有則。無苟難也。惟其謹。無擇行矣。信謹誠也。天德也。一實焉而已。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思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

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

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本義

忠信主於心者无一念之不誠也脩辭見於事者

則无以居之知至至之進德之事知終終之居業之事

所以終日乾乾而夕猶惕若者以此故也可上可下不

驕不憂所

程傳

三居下之上而君德已著將何爲哉唯

謂无咎也

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

後至之知之在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知之事也

知終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

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學之始終也

君子之學如是故知處上下之道而无

集註

曰孔氏穎達所

以終日乾乾者。欲進益道德。脩營功業。故終日乾乾。匪懈也。進德則知至。將進也。脩業則知終存義也。程子曰。脩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脩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脩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脩其言辭。正爲立已之誠意。呂氏大臨曰。忠信進德。如有諸已。又知所以充實之也。脩辭立其誠。正名是事。行其實以稱之也。所立卓爾。而欲從之。知至至之也。於德有先見之明也。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知終終之也。於分有當安之義也。朱子語類云。德是就心上說。業是就事上說。忠信是自家心中誠實。脩辭立其誠。是說處有真實底道理。又云。忠信只是實。若無實。如何會進。如播種相似。須是實有種子。下在泥中。方會日壯發生。若把箇空殼下在裏面。如何會發生。道理須是實見得。若徒將耳聽過。將口說過。濟甚事。忠信所以爲實者。且如孝。須實是孝。方始那孝之德日進。一日。若不實。却自無根了。如何會進。始那弟之德日進。一日。若不實。却自無根了。如何會進。

立其誠。誠依爲便是上面忠信。脩辭是言語照管得到。那裏面亦須照管得到。這德是自覺得意。思目強似。日日振作。似一日不是外面事。只是自見得意。思不同。問立誠不就制行上說。而特指脩辭何也。曰。人不誠處多在言語上。又曰。人多將言語作沒緊要。容易說出來。若一一要實。這工夫自是大。忠信進德便是見得脩辭立誠底許多道理。脩辭立誠便要立得這忠信。若不擇言逢事便說。只這忠信亦被汨沒動盪立不住了。又云。伊川解脩辭立誠作擇言篤志。說得來寬。不如明道說云。脩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又云。忠信脩辭且大綱說所以進德脩業之道。知至知終則又詳其始終工夫之序如此。忠信心也。脩業事也。然蘊於心者所以見於事。脩於事者所以養其心。此聖人之學所以爲內外兩進而非判然二事也。知至則知其道之所止。至之乃行矣。而驗其所知也。知終則見其道之極致。終之乃力行而期至於所歸宿之地也。知而行而知而行而

者交相警發。而其道日益光明。終日乾乾。又安有一息之閒哉。又云。知至至之者。言此心所知者。心真箇到那所知田地。雖行未到而心已到。故其精微幾密一齊在此。故曰可與幾知終終之者。既知到極處。便力行到極處。此真實見於行事。故天下義理都無走失。故曰可與存義。又云。進字貼著那幾字。至字又貼著那進字。居字貼著那存字。終字又貼著那居字。幾是心上說。義是那業上底道理。又云。忠信進德與知至至之可與幾也。這幾句都是去底字。脩辭立誠與知終終之可與存義都是位底字。進德是日日新。居業是日日如此。問脩業居業之別。曰。二者只是一意。居守也。逐日脩作是脩。常常如此是守。又云。忠信進德脩辭立誠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分屬乾坤。蓋取健順二體。忠信立誠自有剛健主立之體。敬義便有靜順之體。進脩便是箇篤實。敬義便是箇虛靜。故曰陽實陰虛。俞氏琰曰。德與忠信皆主於心者也。業與辭皆見於事者也。事已成。